《入殓师》
心怀大爱向死而生
———评电影《入殓师》
生亦何欢，死亦何苦？面对死亡、人殓等一系列灰暗的词语，用怎样的情感才可抹去冰冷，饰以温暖？电影《入殓师》以日本大和民族式的哲思与人生态度为针线，细腻而又饱含深情地穿引而成一幅有关生死之思、人世之情、伦常之理的深刻作品。
影片丰满立体且情感细腻的人物形象塑造支柱般地撑起其整体结构。小林大悟这一主人公的塑造无疑是十分成功的，影片开头，小林驾驶的一辆车在白茫茫的大雾中由远及近慢慢驶来，导演运用中、近景侧面拍摄，将观众成功置身于主人公身边，引入一个如雾般空灵、迷蒙的生死人间。主人公小林幼时父母离异，母丧与父弃的人生经历令他迅速成熟却依旧保有一份孩子般无助与缺乏安全感的惶恐，当他工作的乐团宣布解散时，画面中惊讶、无助、失落的神情和动作与依旧镇定并迅速离开的其他人形成鲜明对比，为后来他与妻子搬离东京来到乡下做好铺垫。而这也正展现了一种无常的人生、命运对个体的不可预知之掌控。在这无常弄人的命运的掌控之下，小林阴差阳错成为一名入殓师，这意味着他要近距离直面死亡。死亡对于每一位亡者的亲属而言，是埋葬生前一切矛盾、误解、痛恨的土；而死亡对于小林来说，则是顿悟人生意义的重要媒介。因而他不再是无助地如小孩般将脑袋埋入妻子怀里索取温暖、无法释怀父母离异之痛的小林，而是一个人吃着面包、开着车，在充满生机的嫩绿原野上拉一段幽怨的大提琴乐曲的小林，认真娴熟地送已亡人最后一段路程的慈悲而坚强的小林。
独具匠心的镜头语言的恰到好处的应用是影片感人至深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整部影片中，极少运用大远景近景特写镜头，而这种以大量全、中景锦头为特点的镜头运用恰到好处地控制了整部影片平稳的速度与行云流水般的故事发展情节。影片多次用固定镜头来叙事，而这种剥离了复杂技巧的固定镜头正体现出影片对于自然、生命等一切事物本质的敬重，而其中少数运动镜头所展现的画面点到为止，锦上添花地为影片撑起一份温馨浪漫。如小林在房间中演奏大提琴这一段，摇拉镜头流畅如悠扬的乐声，旋转镜头婉转如空灵的曲调，画面在小林的回忆中转入他童年时端坐于此为父母演奏大提琴，虽然小林对于童年的记忆充满了失望痛苦，但在悠扬的音乐声中，全、中景镜头依旧展现了小林对于记忆犹新的母亲柔情的爱的怀念与对记忆模糊的父亲的追忆与思索。
影片对音乐与大量主人公独白的运用也为其增添了一份含蓄蕴藉的意味，体现了一份独特的东方美学、哲学的深厚底蕴。安静的音乐与同期声内敛含蓄，平衡了电影中盛放温和与悲伤的情感天平。主人公的内心独白恰到好处地揭示了其内心情感的变化发展，缓缓流露却可直击观众内心最柔软的部分且与之产生情感的共鸣。如此温柔、缓慢的情境已在不知不觉中深入每位观众的内心。
具有隐喻意味的具象事物在影片中起到画龙点睛的妙用。一只被小林放生的活章鱼、一条被小林目睹回溯迎接死亡的鱼都暗含了导演对于生死的深入思考，也深人浅出地表达了对生命思考的主题意蕴。而另一个道具—石头的运用，更是体现了小林的父子情，即电影对于亲情的解读。当小林在死去的父亲已僵硬的双手中找到一块光滑的鹅卵石，并将它放入怀孕妻子的手中时，这一仪式性的场景表达了一种怨恨的化解、情意的延续。即便一切有所残缺，小林却不再孤单。
无论是生前不受脾气暴躁丈夫关注的中年妇女、男儿身的“女孩”、误入歧途的问题少女，还是备受爱戴而寿终正寝的爷爷，小林都以一种慈悲、大爱之心，用一双温柔、充满热度的双手送他们最后一程。这份曾令他厌恶的工作如今也得心应手起来，犹如弹奏一曲悠扬的音乐，而在乐曲即将终结之际，他终于记忆起父亲曾经存在于他脑海中的模糊的面容，心中的那一份情也终于完整，爱也最终降临。
评析
这是一篇不错的影评，不仅逻辑清晰，而且对于生与死的解读十分深刻。文章一开始便提出了主要论点：电影《入殓师》以日本大和民族式的哲思与人生态度为针线，细腻而又饱含深情地穿引而成一幅有关生死之思、人世之情、伦常之理的深刻作品。
正文部分，作者分别从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独具匠心的镜头语言运用方面以及影片中的音乐、独白、道具等方面，对主要论点中的生死之思、人世之情和伦常之理进行了深入分析。通过这篇文章可以发现，作者在观看影片时是十分认真的，因为作者在行文时对于很多细节的把握都非常准确和到位，例如，当小林工作的乐团宣布解散时，作者对小林的表情描述非常到位，即惊讶、无助、失落等，而对这些细节的把握和恰到妤处的运用，能够大大提升文章观点的说服力，所以希望考生在平时观看影片时一定要养成随时记观影笔记的习惯，这样在真正写作的时候才会言之有物。